

## 八个月的行走

——序吴惠英《冲出横断山》

□ 刘裕国

于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山势奇特险峻,属于横断山脉东南部边缘;二是山区的贫困犹如庞大的横断山,挡在群众和扶贫干部面前,闭塞的交通、落后的经济,重重艰难阻隔致富之路;三是远古彝族祖先从西北及青藏高原穿越横断山,历经艰险到达云南昭通和大凉山、小凉山,他们的迁徙史,显示了彝人世代为寻求幸福生活不畏艰辛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构想,铸就了这部书宽正面、大纵深的恢弘的艺术结构,读之犹如穿越一个充满历史纵深感和神秘色彩的艺术长廊。

以广阔的大视野认识脱贫攻坚。“小”作家写事,“大”作家写势。善于洞察世事,紧扣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直面重大题材,这是《冲出横断山》的又一大特征。本书着眼于集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山区三重困难叠加的峨边彝族自治县,描述了从2013年到2020年,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个省定贫困县脱贫摘帽,贫困群众走向富裕的坎坷历程。同时也对山区农业产业的长效发展,对长江上游森林资源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地探讨。

文学是人学。作者在书中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几十位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扶贫干部在党的号召下,齐聚峨边共同发力,最终使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美好形象。全书共七个章节,分别对交通、农业、教育、卫生、移风易俗、东西部扶贫、“百企帮百村”,以及援建凉山州美姑县等方面做了真实描绘,同时对小凉山古老的彝族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作了生动表达。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出报告文学“及时性、在场性、思想性、生动性”的“四性”表达优势。

近几年来,四川省作协把“文学扶贫”作为全

省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用文学的力量助力脱贫攻坚。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非虚构),在四川“万千百十”文学扶贫行动中贡献了应有的力量,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品,广布于全省21个市州,呈百舸争流的态势。四川报告文学作家们在作品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价值力度等方面全方位发力,其作品以各自的秀色和风采,赢得了各级组织、各社会层面,以及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来自各级领导的相关批件中的肯定与鼓励,中国作协、四川省作协等机构组织召开的大小研讨会上专家们激情澎湃的发言,以及报刊、网络的潮评,便是对四川脱贫攻坚报告文学(非虚构)作品质量的最好诠释。新出炉的《冲出横断山》,热气腾腾,当属“文学扶贫”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吴惠英对我说,她“用八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峨边的村村寨寨,看到最多的是乡村的变化,听到最多的是老百姓的赞叹。”这些变化和赞美的背后,是扶贫干部、驻村队员、“第一书记”的默默付出。他们不辞艰辛,年复一年地奔波忙碌在大山深处,为决战贫困奉献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他们表现出了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与决心,他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顽强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她。

“八个月的行走”,轻松一句话,字字是金。近年来,四川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热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报告文学作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中,着力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很好地履行文学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章。

此书问梓,想说的话很多,暂且打住。由衷地道一声祝贺!愿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四川有更多文学珍品杀将出来。

## 书写改革要直击时代命题

□ 刘十庆

今天,东坡故里大咖云集,高朋满座,举行周闻道先生报告文学《重装突围》研讨会。

在发言之前,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在我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有一段时间在工业战线,曾在雅安地区任工业局长。那段时期,刚好是我们国家地方国有企业第一轮改革如火如荼进行时期。作为工业局长,那时候基本没有抓发展,主要是抓改革。而且当时的改革,基本就是兼并、破产、改变体制机制。当时,雅安也有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比如雅安的化工厂;当然,更多的是改革的难题,比如地区氮肥厂。这些,我都亲自经历了。所以,对我们国家的国企改革,自己也算是亲历者,而且在此后工作中,我也一直关注着我们的国企改革。

周闻道先生的《重装突围》,我一拿到手,就手不舍卷,仅用了三天就把书看完了。可以说,读完此书,心潮澎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作者是以宏大的视野,把国机和二重的重组,也可以叫整合,放在了世界视野和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大潮中来审视,全面、真实、客观,深刻反映了央企的改革是何等复杂、艰难。

没错,“二重”是共和国的“长子”,它创造过许多中国第一,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技术装备,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是过

## 花间一壶茶,独饮无相亲

——读潘鸣散文集《花间一壶茶》

□ 姜国栋

受一代人,一段光阴,一个令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时代,讲述的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故事。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十分地周到体贴,对于生活的禅悟通达透彻。行笔之间,他总能从一草一木一鱼一虫的行迹里觅得美感,悟出禅意。在他那些朴实澄澈的文字里,你能深深体悟到,世间一切生命都丰盈而唯美,万物皆闪耀着灵性的光芒,琐细而真实的生活弥足珍贵。

他沉醉于文学的港湾,大量阅读经典,倾情笔耕。最让人佩服的是,他近几年创作讴歌家乡变迁、倾诉乡土情节、表达生命感悟,散文频频见诸报端和新媒体平台。他凭着几根手指,终日不停地在手机上比划耕耘,为我们奉献出一个精彩的文学世界和他所经历的不一样的人生。

他的岁月如一个文学的巨大酱缸,里面有着丰富的食材和美味,现在他正在一瓢一瓢地往外舀,只要他愿意,任意抓取一点素材,他都可做出色香味美的佳肴;任他烹调,他都可以还原儿时的梦幻,青春的芳华和人生打拼的壮丽乐章。

他的散文正如他的为人,不张扬,但可让读者慢慢去品,有如僻静处的一杯浓香咖啡,可慢慢享用,从中感受他的醇厚,细心关切,爽正丰饱;他的理性与智慧,机巧与通达,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长者,生活的参照座标,可以结交的挚友。

花间一壶茶,独饮无相亲。在岁月的绵长经纬中,去触摸抽杆的痕迹,回溯旧时光,他将川西平原独具魅力的风情和浓浓的乡愁,细腻而又深情地叙写于笔端。可以想象,在他时常的独饮中,他正在迎来他人生的丰饶高产期,他正在收割文学带给他的无限快乐,还有文友们的真诚赞誉。

潘鸣不仅自己爱好文学创作,他还用他的勤奋与丰产,为身边的文学爱好者,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我们期待他有更多的精彩之作问世。

能在九月初秋的时光里,在纷飞细雨的时节,用一段时光读完这部《花间一壶茶》,总感觉兀自品享了一袭清凉,获得一份雅趣,掩卷遐思,时光之美,其乐何极!

## 《沃日河谷的太阳》:壮阔的民族史诗与民族志

□ 谢天开

桑孜朵的儿子三木羌当上了沃日守备。三木羌的这个守备还是仰仗其父的功绩所得。

从近古到现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拉开帷帽:“有快马来报成都的消息,成都已大乱”,小说发生时段已推进至1911年辛亥保路运动。正是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河谷土司的第三代传人“三木羌反复仰望沃日河谷的天空,太阳高悬,阳光灿烂,日升日落,太阳照常升起,万物照样茂盛,但天说变就变了。”“成都也是城头变换大帅旗,灌县衙门也无人主事,谁都不关心遥远河谷里的一个守备的命运。”

《沃日河谷的太阳》不仅呈现着历史的沧桑悲凉,而在文化主题上以战争与瘟疫、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等永恒的母题,表现了“道在日常”的丰富性。在“瘟疫”一节中,谣言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媒介,让沃日河谷充满了恐惧:“是那个汉地来的妖女施的法”:有人声称看见妖女穿着汉地的戏服在黑夜里往连接每家每户的水道里抛洒大米,这是一种汉地仪式,是在散布瘟疫。也有人出来反驳,说这种仪式恰恰是在驱散瘟疫,于是两派辩论起来,莫衷一是,吵得不可开交。

在嫉妒与邪恶的鼓动下,为了让紧张得到舒缓,人们产生了“集体迫害心理”,准备将“异群者”蓉娘作为“替罪羊”赶走,而蓉娘正是河谷的抗击清军英雄才旺措美心爱的

汉族妻子。于是英雄主义的责任品性再次显现,才旺措美在危险关头救下了蓉娘。如此生与死,爱与恨的母题,一再在小说中奇异地呈现:张家的一点伤都没有受就从战场上撤了回来,饥饿的经历使他无法忘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丹蓉娃嘴里得知木旦临终的嘱咐,让他人赘到寡妇丹巴拉加家去,这令他十分震惊。为了寡妇他还挨过木旦的鞭子,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不料这个嫫夫这么有情有义,临死还要把寡妇托给自己。

张家的真正的勇敢是在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后,坚持兑现亡者的托付。花夜挂红,当初偷情的少年带着聘礼遵守祖辈的古礼与中年寡妇的终成眷属。

《沃日河谷的太阳》在叙事语言与技巧上,无论是大起大落的情节推进逆转,或为精彩独特的细节,亦是整体语言修辞风格,皆以藏汉文化水乳融合方式,创造出一种极具“地方知识性”的优美文体而叩人心弦;碉虽高,造碉不过数日而就,凡高山河谷险要处必有坚碉,作为要冲。烽火碉建在高处以传递信号,风水碉多建在村寨神山之中以保平安,伏魔碉用来辟邪神法崇,主碉背靠悬崖,面向河谷由群雕众星拱月。

以一种铺陈的歌谣修辞方式,将康藏地区的特色建筑描绘出来了。

老罗布和他儿子小罗布都是擦耳寨的“人物”,两个红鼻子一出现,整个寨子就欢腾起来。

这样的夸张诡谲的描绘,充满了想象。在描述格桑孜朵初见多吉马的情愫时,充满了幻觉:格桑孜朵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个人,仿佛离她十分遥远,现在他从传说中来到现实,真人就出现在她面前,使她的心止不住地怦怦乱跳。他就是那个传说中骑着金象、驾着云朵降临人世的神人?天上霞光万道,地上万物茂盛,他就是祥云和甘露吗?格桑花饥渴的心得到了滋润。

在万物有灵的沃日河谷里,如此的自然生态,完全是一群“按照自然法则生活的人们”,神幻而奇异地张扬着人性之美丑与善恶。小说中的藏獒、马、牛、山猪及乌鸦等动物精灵人格化的描绘,亦无一不闪耀着康藏高原神话诗学的奇幻光芒。

《沃日河谷的太阳》亦为一部文学的民族志。小说主要由三场战争——清廷与土司之战、河谷土司与饶坝土司之战,守备寨主与山民袍哥之战,演绎了河谷与饶坝的三代土司家族的百年风云,描绘了沃日河谷纵深百里的民族群体文化;坚固的建筑、独味的饮食、精美的服饰、繁复的礼俗与仪式等生活方式与社会风貌。

去,它不能沉湎过去,不能把辉煌变成了包袱,而是要从曾经的历史辉煌中走出来。所以说这个特殊的个案案例,它的艰难之处,也是央企改革最艰难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二重”虽然经过了各种形式改革,搞公司制,成立集团公司,甚至成为上市公司等。但是这些变来变去,主要还是形式,并没有解决企业最根本的问题。企业怎样去开拓市场、创造市场、面对市场。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国内企业,国外企业,谁不适应市场,谁都将在市场竞争中败阵来。

国企改革最艰难的是人。在我们国家,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翁。但从实际来看,我们这个主人翁,由于机制、体制限制,搞得与不好,都是你厂长领导的责任,跟个人没有关系,主人翁精神很难发挥出来。我们要从机制上调动员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教育员工要对企业负责。我是这样认为的,主观上职工对自己负责了,客观上也就是对企业负责了。如果企业建立起了一种对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有效激发的机制,企业就能搞好。

还要解决各方协调配合问题。在周闻道书中我们看到,改革当头,每一个方面似乎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所以当国机来找各方协调时,遇到的是重重困难。找到地方政府,政府有自己的立场和出发点。你这个“二重”,在我们德阳、在我们四川,是个非常重要的企业,它不能倒、不能被破掉,否则将会引起社会稳定问题。人们对破产的理解也很狭隘,地方政府对小企业的破产,基本就是真正破产,这个企业从此以后就是不存在了。而我理解,现代企业的破产,它应该是广义的、良性的,更多是资本的产权意义的,是从债权债务角度破了它的债务。所以呢,国机提出方案前觉得地方政府是会支持的。结果,地方单纯站在自己立场考虑,加之对破产的片面理解,却是反对。找到银行,银行说“你坚决不能把债务给我破了”,也是有很多大道理。证券交易所也很谨慎,你这个企业本身上市就很不困难,刚上市才几年,你现在要它破产、要退市,涉及几万股民,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怎么办。各方都从自己利益考虑,所以改革非常艰难。

周闻道先生是在场散文流派创始人。我到眉山工作的时候,知道了他也是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线的实际工作者,善于理性思考,《重装突围》体现了他这个在场写作的基本价值取向。他站在我国工业战线、高端国企角度,书写改革这样一个宏大诗篇,直击时代命题,直接反映改革时我们面临的那些艰难。这部精品力作,同时也给我们揭示了改革的反向和向前推动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思考。读了周闻道这本书,我非常受启发。

(作者系眉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本文为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当我捧读到潘鸣新书《花间一壶茶》时,已是秋雨纷飞的时节。读到165页的《花间一壶茶》,此篇是扣题之作,文中写到他独自一人三月小阳春,日暖花开时,择了晴朗天日,打早起床,“迎着朝晖,踏着清露,去那碧水微澜的旌湖泽畔,随意寻一个茶肆——领地、候鸟、大风车……都行。向茶房讨一方矮桌,一围藤椅,置于静幽处。”

他置身于周围丛林扶疏,草坪如织的茶园,有信风微拂,一些花儿却已盈盈怀春,情难自持,拮了一冬的继续情愫化作斑斓的蕾朵,满心欢喜地闹上枝头。

在花团锦簇的云霞之下,他纵目眺望,思绪间铺展着简洁灵动的文笔……

读了潘鸣很多篇散文,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他能围绕主题,驰骋思绪,善从小处切口,入微观察,绘声绘色的描摹,独特的慧眼,从不同的视觉去描写身边的人和事,乃至生灵的呼声,万物的脉动,心灵的震撞。读者可以在他的文字中去感

在川藏高原诗性的太阳照耀下,沃日河是一条生命之河,它接纳了无数有形或无形的生命;沃日河就是一条历史的河,它荡涤了无数尘埃,也淘洗出一抹金子;沃日河也是一条文化之河,藏汉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

王跃、泽里扎西的长篇小说《沃日河谷的太阳》在题材上,为百年历史大事件背景下的藏汉走廊通道社会生活呈现:皇权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旧秩序与新秩序的矛盾冲突,体现出百年至今尚未完成的与当前最大限度延续结合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广阔性。

才旺措美家的碉房是擦耳寨的头一家,择险而居,有百年历史。家碉的左右墙和后侧墙留有枪眼,砌法精湛。不远处的碉楼用沃日山上的阿嘎土和石块加石灰和糯米汁勾缝砌成,四周的墙体则用片石垒叠,墙体厚达一米。有的老屋墙体可以厚达两三尺,能经历数百年而不倒。

小说一开篇描述了沃日河谷特有“邛笼”垣固雕高——雕楼的防护功能,在安静后面战事的硝烟突然升起:1766年清乾隆年间的第二次金川之战,便为小说上卷“阳光照在沃日河畔”开端的时段。

而在下卷“狂风席卷沃日河谷”的开端则是:土司的位置是在多吉马上丢掉的,清廷实行了改土归流,土官改为流官,多吉马和格